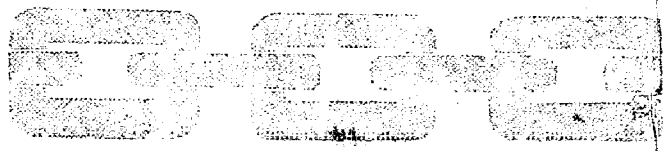


# 獄中記

張 煌 著

新 新 出 版 社 發 行





獄 中 記

張 煌 著

張



新 新 出 版 社

857.8  
3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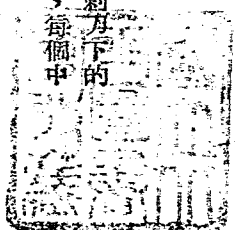
## 序獄中記——種子

曾經聽得從華北淪陷區出來的人，講述那邊的情形。生活在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刺刀下的人們，隨時會被抓進監牢去，隨時會被殺死。『整個華北淪陷區，就是一個大監獄，每個中國人都是待決的死囚！』——講述者悲憤地說。

五年的抗戰，中華民族的兒女所流的血，所受的茶毒，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不能忘記。從血泊中產生的自由之花，是神聖的，美盪的。我們的血，灌溉着復仇的種子，侵略者愈瘋狂愈殘酷，我們的種子散播得愈廣遠，茁長的愈燦爛，這是五年的抗戰給證明了的！

而這，也是在敵人鐵蹄下的廣大淪陷區的堅苦卓絕的鬥爭所證實了的。『整個華北淪陷區是一座大監獄』，然而在這血腥的統治下，復仇的種子，到處開放着堅強的鐵花，『大監獄』中到處茁長着反抗的堡壘；頻年的所謂「掃蕩戰」的恐怖殘酷，實人類有史以來所未有，然而我們民族爭自由的新歷史的最燦爛的一頁，亦由我們英勇的人民用血寫成了。

敵人愈殘酷，鬥爭的火焰就愈猛烈；鬥爭愈尖銳，則敵人愈窮迫而不擇手段，因而其本身的矛盾亦日益擴大，敵國人民士兵的厭戰反戰，漢奸的動搖，僞軍的反正，都愈瀕而愈劇，其複雜，遠非我們安居大後方者所可得而想像。真理在被壓迫者的一邊，愛自由，求解



放的種子必得血以培養，斧鉞，監獄，集中營，只是渴血的魔王們自掘墳墓的工具罷了；人民的覺醒，奮起，與鬥爭，不是任何暴力可得而鎮壓的，歷史的血賬必須用血來清算。中華民族的兒女在這殘酷的鬥爭中，已經認識這一真理，已經用實際的行動來回答侵略者的狂暴。然而敵人是頑強的，勝利不可倖致，在盟國飛虎揚威，空襲恐慌減少了的繁華都市內享豐的市民們，清夜捫心，不知作何感想？

張煌先生的獄中記，不過是淪陷區中海樣血仇的一點滴而已，而且，因為這是五年前抗戰號角初動的時候，鬥爭雖已開始，還沒有今天這麼緊張和慘酷，敵人還假惺惺作態，夢想以「懷柔」政策穩致「綏靖」，所以也和今天淪陷區中的血腥屠殺得有大小巫之別，然而，即此一點滴，對於今天繁華都市中享樂的人們，該也是當頭一棒罷？呈給夢然坐待勝利，或甚至幻想敵人將因對付英美蘇聯而弛鬆對我攻掠的人們，這一本書，或者雖覺苦口，也不無意思罷，——我想。於是我欣然應作者之請，寫了這幾句話，就作為所謂序罷。

茅盾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於桂林，時則中秋月圓，史達林

城保衛戰已屆一月，納粹的鐵蹄被阻於市郊，全世界人民為之興奮而驚歎，桂林市上亦有一令人驚歎之小事，則為一千元之大月餅。

## 第一章

### 一：癩被推到人世的邊緣

滿天星子好像和地面上的燈火訂了約會。當鬼市（註）上的盞盞燈火滅淨時，在天上再尋不出一顆星了。這可苦待了我們爺倆，爲了要在市上買幾件便宜東西，還是打着燈籠趕來的，蚯蚓般在人堆裏鑽到大天亮，要買的還是一樣沒有買着。忽然的，父親喘呼呼的停住腳，看樣子他是不耐煩了。

「怎麼咧？」自以爲是「明知故問」的問了他一句。

然而我猜了一個空，他將左手遮住眼睛，右手指給他的發現：

「那跑着的不是劉二哥？」

西邊一排古槐後面閃出條人影，飛快的朝我們這兒跑，真得佩服父親的眼力，相隔步說也有八丈遠呢，他竟從跑的姿勢上捉摸到來者，及至那個人來到面前，不是劉二哥又是誰！他跑得滿面通紅，像匹馬似的喘着響鼻，由於收腳過急，一個踉蹌險些沒有將他跌倒下去。

不等我開口，他就將手一攝，將父親召到一塊人稀的地方去了。這鬼祟舉動嚇我一愕：怎麼一回事兒哪？

父親白着臉子回來了，顫聲的告訴我：

「咱家被日本憲兵圍了，來捕你！多一句話也別說，我們快走，到了法租界，聽二哥仔細講！」

耗子被貓抓住的心情，我有了，不不，使我心潮開花的不是死的逼迫，而是生的牽連，現在怎麼能够甘心的去就死？跟父親想想辦法吧，怕是迎頭碰上一個密探，就低下頭來尾隨在他倆身後了。

驚恐的我在想着……

在一羣兇惡的日本憲兵包圍之下，母親一定跪下去了。聽着那吵成一片的威嚇，挨着拳打足踢，她哀告，她叩着響頭求饒，但是她交不出親生的兒子又該如何呢？恍惚間，在我面前搖來個瘋婦的身影，長長頭髮披落肩際，可是從那塗滿血泥的面孔上認出是母親的輪廓了，不禁使我呀的叫了一聲，身子就向後轉了。

「你哪兒去？」

父親立刻將我抓住，雖經我一疊連聲的請求着放我回家，一直到上了電車，他沒有鬆開我的手腕。（我怎麼願意他鬆開呢，今天或者明天，他再想拉着他兒子的手腕走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隆隆的車輪別轉動得太快吧，你輾着的不是鐵軌而是我一顆戀世的心呵！沒有掛慮可以，將一個掛慮着人世，掛慮着祖國，掛慮着親人和朋友的人硬推到人世的邊緣，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了。

然而隆隆的車輪轉動得又有多麼快呢，就在十幾分鐘以後，車在法國花園落了站。我們下了電車，朝回法國花園走去。

## 二：苦難的引線

鋪在花園內的石子路有這樣平坦，人世上的路子於我可是不平坦的了。搜索一下記憶，似乎今天才遭遇到這大的不幸還是過了一點的；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八日，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已經狂喜得不辨東西了。天津的幾份報紙由於刊載了七月七日夜間和日本軍隊開仗的消息，聽一個在大公報館做事的朋友告訴我，那天的報紙多銷了將近三十倍，連不識字的婆婆都掏出銅板來買一份，拿給認得字的唸給她聽。一位美國女記者就在幾天前還將平津叫做「囚禁人民良心的巴士梯」，消息傳來，使得她在我面前畫了不少個十字，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虔誠她為中國祈禱着：「被壓迫者必站起！」我謝了她，雖然我明白上帝幫不了我們的忙。

七天以後，和平的折價宣告無望了，天津的空氣更加緊張，東車站被敵軍佔據的消息傳着天津的每一個市民，保安隊亮出大刀，在每一條街上，每一條巷子內逡巡着。這景象密



得人們睡覺都不好閉上眼，看哪，多少個夜晚製造出的夢裏景象，如今竟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可是正當我攪了滿襟滿懷的工作，忙得大氣難喘時，一個意外的不幸就找上門來了。十一日日的上午，我正坐在家里刻鋼版，門簾一動，進來了秋陽弟。進門他就向椅子上倒，攤開兩隻手，尖聲的叫起來：

「氣死人了！李文田給敵人幫兇，邵冠祥讓他們剛逃走！」

李文田是天津公安局局長，對於他我還不相信會屈服無恥到了這般地步，氣促的，我說道：

「希望這不是真的！」

「喂！不是真的？」他將兩眼都瞪圓了。「我險點兒也跟了冠祥去呢，當時我正在冠祥房內聊天，一個公安局的警察就闖了進來，很禮貌的跟冠祥說：「公安局有請，我認識你，你是邵先生！」老邵不以為意，還笑着跟這個警察說：「過去公安局請我，我得逃，現在喊我，我得馬上跑着去！」他還以為商量什麼工作，跟這崗警察去了。我不放心，跟他們到了校門口，一看哪，天！校門口停着部公安局的汽車，兩旁站着四個日本憲兵！」

「那你呢？」我的心跳了。

「還好，沒有拉上我，將冠祥朝車裏一推，汽車就開動了。」

按捺刺疼的心，我低下了頭，彷彿就瞧見一輛插有祖國旗幟的汽車從眼前奔馳過去，車裏面的一位年青戰士也許不會回到他的祖國了。一個人呼喚來戰爭，他却享受不到戰爭。哦，我想得出冠祥心中所充塞着的悲苦！

不過，我還不相信這個過錯在於李文田，我猜測到——

「這說不定正是敵人的騙局！」

「可能的！」他說，「可是我們呢？」

「我們設法營救他！」

他苦笑了。他大聲的向我叫道：

「快點吧！我們得告訴朋友們躲一躲！營救？哼！你認得那個好細？」

「就沒有有一點辦法了嗎？」我不甘心的望着他，聽聽沒有回答，在他變灰的面孔上找了我，掛在左眼角的一顆大淚可洩露了他內心的消息，原來他的難過並不下於我啊！

一路上他還在囑咐着我的，比我小三歲的他如今變得倒像是一位老大哥，他的一些話說

得真叫我心跳了，當他勸我躲一躲時，我也只好點了頭。

不是太缺少膽量，遠在冠祥被捕的前一個月，我已經被一個日本特務糾纏上了。那時我正編輯着一份純詩歌期刊，叫做「詩訊月報」，引來這個日本特務的正是發行這份月報的書店，他找到書店老板，問到我的住址。已經不能記得那是幾月幾日了，記得的是那天早上我還睡得正很香甜，出其不意的被弟弟一把推醒了我：

「哥哥，這位先生要會你。」

房門口立着個穿青色西裝的中年人，他做出一臉熱情的微笑，跟我打了招呼。

「打擾了你！」

隨着送過一張名片來：

大日本憲兵 特務團團副

曾 天 福

河北青縣

冷冷的瞧他一眼，我十分詫異的問道：

「怎樣找到舍下的？過去我們認識嗎？」

「從青文書店問到你的住址，過去雖然不和你認識，但久仰你了，今天來請教。」

不等我讓坐，他就坐在床沿上，他說，弟弟在房間內使他說話有點礙口，知趣的弟弟聽了就出去耍了。

「張先生，我們都是中國人！」乍聽起來滿够親切。「似乎我不該講出使你不高興的話，其實，我同情你，幹日本特務的照樣有一顆良心！說真話吧：不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耍了手腕，你早遭到暗算了。」

「天津的情形我知道，」我跟他說，「可是有句話說得不錯：『怕狼的便絕不要進森林！』」

「不是這樣講，老弟，請你放明白點，我來到你這裏，沒有絲毫惡意，只想勸你停了『詩訊月報』，內容激烈了，很不好，日本人非常注意！」

「我……」

他將手一揮，攔斷我的話，看了看手錶，立起身來跟我說道：

「青年人的個性都太强，我不想多聽你的解釋，總而言之：聽，在你；不聽，也在你。今天給你帶個信來，也不是要買你的好。哦，再見！」

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真好像是一隻不祥的鳥！是一隻不祥的鳥呢，以後他又有多次飛來，搗給我一片黑色翼影，遮暗了心情。口裏雖說着不怕，而他每次來都只是帶來一些警告；但在已經特殊化的華北，我無論如何也少不了一份戒心！搬了家，同時還將這件事告給了剛纔被捕的冠祥兄，因為與「詩訊月報」同時出版的一份刊物，正是冠祥兄和甘運衡，徐壽雲，王余杞，陳藍合編的「詩歌小品」。可是冠祥兄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跟我說：「不要理他！」

事情過去去了一個多月，想不到冠祥兄竟先我遇難，這時秋陽弟提醒我的記憶，怎麼不感到自己也有更大的危險呢？

跑了幾處，這危險就被許多不幸的事實證明它的可靠了。沒被捕的朋友已經找不到了。一個，被捕的又發現三個：曹鎮華和周謙二兄，還有申新報記者公敢君。我的這顆心像被不幸的刀鋒剖開了一道縫，剖多深，流多少血；當秋陽弟決定也去避一避時，我們分手了，回家朝鏡裏一照，我的面色就像粉一樣的白！

過去的鄰居劉二罐子，這時已經比手劃腳的坐在隔壁，反來覆去的給我那怕事的父母嘍嘍着：

「……幸虧你們早搬了家，要不，你家大孩子早被他們裝走了！險着哪，那輛汽車來了兩次。問我們你家搬到哪兒去，誰敢說！我看哪，等他回來，趁早找個地方躲一躲！」

我的父母接受了這位鄰居的勸告，在晚間，心腸柔軟的父母就用淚水勸我走開天津了。先時我還執拗着去英租界住幾天，後來看他們的意思極為堅決，就在當晚我收拾好行囊，披着一天星輝，父親將我送上船。

當船開動的時候，我說，那船夫手中的木槳撥動的不是南運河的濁浪，而是撥動了我這正在洶湧的心潮呵！我思念到這次遇險的冤屈，我過去做得是多麼少？好容易戰爭來了，我却逃避了戰爭！

我住在獨流鎮的舅爺家，度過了半月多如入真空的沉悶日子，五臟六腑都快爆炸了！天津失守後第十天，我才被朋友C君的一封短函喚回天津，他在信上寫的是：「……如果有膽量，請趕快回來，這裏缺少的不是工作，是缺少人！」

### 三·牽連

「你不應該又回到天津來！」

眼前是一片鋪滿新的草地。我們在一條石檯上坐下之後，父親就嘆息了一聲，這樣說。

「您別提這些吧，頂好先聽聽二哥的。」這時我很明白，父親的心一定蹦蹦不住如被割過幾刀的活鱗！然而我又何嘗不是呢？使我心疼的不是死的逼近，而是我和C的一些還沒有兌現的計劃呵！

「也許是誤會，」劉二哥似乎想鬆一鬆我們爺倆的心情，「真的，你們放心，他伯父在一個憲兵手裏看見一張條子，上面寫的歲數就滿擰，寫的是二十八，一下子給他添了七歲，你們看：不是我錯了人？」

「不會的」，我說，「那張條子上的名字總該是我！」

「那，那我沒問。不過今天的情勢够嚇人的，憲兵裝來兩卡車，他們是用梯子翻過了牆頭，其實門虛掩着，他們不知道。進了院子，他們就撥開你家東廂房的窗戶，跳進房裏，沒有你們爺倆！他媽讓他們捉到了，打着罵着的朝她要人！後來他三伯父來了，看到這情形，一蹶腳就將兩隻胳膊伸給一個便衣翻譯，跟他們說：「我姪子來了，再贖我！」這麼着，憲兵就押着他三伯父上了卡車。」

我因母親爲我受了打罵，疼遍全身的神經，然而這感覺消失得極快，不，麻木得極快！我恨自己爲什麼今天起了個絕早，我們爺倆去了鬼市，母親就吃够苦了。但一想到三伯父，我就覺得他的舉動無異於一道強烈的光芒！擺在面前的明知道是死的門。他却先我一步跨了進去！呵，我不能看着你吃更多的苦，立刻立起身來跟父親說：

「我去自首！」

一隻顫動的手立刻抓緊在我的肩頭了。

「聽我說一句，答應在你，不答應也在你，你去以前，可不可以看看你母親跟弟弟妹妹們，他們捨開你不容易！」

我答應他了，因爲我記起了C。我的聲音忽的變得和父親的手同樣發顫，我說：



「停會在C那兒見吧，父親，我對不起你！」  
分手前，我緊緊的握過了劉二哥的手。

#### 四：母親呢？

來到C君處，房裏空空的沒有C君，去哪兒了呢？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已經等了兩個鐘頭了。計路程，父親他們也該來了，然而望穿眼睛街上也不見他們的影子。仰起頭來望望天嗎，我今天又怕看藍空上的流雲，我的心就嚙着要跟它飛去！怎麼得了呵！一隻飛鳥的翅膀搗進心窩了，碰的闔上窗子，我逃到床上。

嚇，隔着玻璃跳進來陽光！

陽光也來和我作別嗎？我的眼角濕了。拉過一張被子蒙上頭，我想讓睡眠排遣這一段時間。失敗了，隔壁樓上那家是在做壽吧？樓梯老是隆隆的響個不停，那樣雜亂的脚步，那樣殘忍的用着力氣，哎，你們！抬抬脚吧，幹嗎兒一定要踩碎了我這顆脆弱發疼的心！

最後我只得離開床，我報復的用盡力氣，狠狠的用腳跟搗着地板來來回回蹣跚。蹣跚蹣跚，要來的人還不見來。又是一個鐘頭以後，才聽見那門響。

拉開門，站着三個人：父親，弟弟和妹妹，沒有母親。

「母親呢？」我嚇得叫起來。

一顆天真小心也在殘酷的人世上學會了用謊話安慰人，弟弟含着兩泡淚水回答我：

「哥哥，媽沒病，媽……」哇的一聲他就哭起來了。妹妹也哭。

父親憂戚的告訴我：「你媽病了。」

當親生的兒子就要永別時，能忍心不再看看他嗎？不能的，這只能證明她的病相當厲害！我急忙轉過身去，俯在案上留幾個字，告訴C君：從今天起，你就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了。我以爲在人間還可以見見你，但是你沒有在。不要驚愕，馬上我得到敵憲兵隊自首，一切詳情總會由我父親那裏問個明白，我失望的走了。」掏出鎖來，我就鎖了和C君合租的房間。父親問道：

「你預備怎麼樣？」

「先去看看媽。」

## 五：我艱難的轉過身來

回家的路上，我左手牽着弟弟，右手牽着妹妹，父親袖着手，垂低着頭，跟在後面。

「沒有打聽到爲什麼捕我嗎？」

「沒有。你三伯是押在東馬路分隊。」父親嘆息一聲，又垂低了頭。我明白，他是無可如何的。

太陽被層層黑雲遮住，二月的峭涼小風又吹哨子了。沉默不語的弟弟突然一把抓緊了我，說：

「哥哥，要是下雨，你就明天去換咱三伯？」

又是一聲大的風哨，風也嘲笑他這可憐的想頭！雲幻成一條黑水洋，太陽又露出半張臉，  
，天上有海上日出的好景緻！

「弟弟，」我擺着滿有把握的樣子安慰他：「今天我們分開，明天我和三伯父一塊兒……」

「回來」

「真的嗎？」騙得他將兩隻眼睛睜得又大又亮如太陽，而隨即便暗如枯井般失掉那一閃的光輝了，想到敵人的狠，就悟出我的騙，用手指着自己的左額角：

「你看，日本人踢紅的，你還說他會放你回來嗎？」他又哭了。

妹妹無助的望着我，眼角上滾落一顆顆的淚星。勸他倆不要哭，他倆不肯，一直到了家門口，沒有任聲。家門口站着栗大夫，我認得他，立刻上去抓住他的兩隻手，我的呼吸變得急促，沒等我張口，父親已經問了出來：

「他媽怎麼樣？」

「請說實話！」我叫着。

栗大夫發個愕怔，舌子打了結：

「我是……我是來擋住你，你媽沒危險，看到你也許不保險，她怕受激動，她最好不見到你！」

我躊躇了，半晌之後，我艱難的轉過身來，朝後面擺了一擺手。

身後倏爆發了一個炸彈：多響的一片哭聲！

「唉，讓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還聽見父親抽咽着說了這麼一句。

## 六：自首

過去的宣講所就是現在的敵憲兵隊城址分隊。門似虎口，兩旁的憲兵站着崗，持槍而立，那槍上的青光閃灼的刺刀如虎牙。來到這裏，我做出一副勇敢面貌，挺着身子就往虎口裏闖。

一陣吆喝，兩把槍十字交叉的攔在我的面前。從門內走出個中國差役，

「嘿，差役先生，」我揚起手招呼着：「請你去通知一聲，我叫張煌！」

「找哪一位？」他用心的问我端詳許久：「不是熟客！」

「那個都可以」我說，「最好是隊長！」

他鬧不清我是個什麼人了，連忙喊來個髮鬚半白的老年人，經他介紹，知道了這是隊上

的齊番譯官，齊番譯官用手托一托花鏡，他對我笑了。

「喔，你就是張先生，很好。」他走過來就在我身上摸索，兩個門崗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動手跟着幫忙，摸索一陣之後，才放心的將我放進去。齊翻譯官的右胳膊還擱在我的膀子上，這親熱勁兒就像我是一個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聽着，我可以救你，」他細聲說，「只要你說實話」。

我望了這老鬼一眼，用眼睛告訴他：我沒有這麼傻！

他沒有生我的氣，說是請我先在院心站一下，就見他走進一間標着「特高課」的房裏去。

「特高課」的房門上有很多玻璃窗眼，不一會兒，在一個窗眼上露出一張很熟悉的臉孔，那是青文書店的老板。我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老鬼出來的時候，好像給我辦喜事似的，臉上又堆滿了笑。將右胳膊又擱在我的膀子上，一面走一面細聲的跟我說：

「莫怕，你的事容易解決，特高說，今天先調查，明天過堂。至於你三伯，我已經為你說了情，立刻就放！」

我用鼻孔笑，我說：

「現在我該怎樣呢？牢裏等嗎？」

真得佩服老鬼的海量，他還是客客氣氣，笑着跟我點了一點頭：

「嗶嗶，牢裏等，委曲一時，在這點上，兄弟沒法子幫你的忙，很對不起！」

宣講所過去我常來，依他帶去的方向看，我斷定這老鬼先帶我去廁所便便溺，我立刻說：

「我不大便，也不小便，不用費事！」

他笑着點頭說：「是的，是的。」還朝原來的方向走，我明白了，氣喘喘的我問道：

「廁所改成了牢房嗎？」

他又是笑着點頭說：「是的，是的。」

（註）：天津的鬼市設在廣開大街，是賣舊貨的地方，每天早上四點就熱鬧起來，天一亮就收市了。據說這市上的東西所以便宜，因為每個老板都會偷東西。





## 第二章

### 一：神秘的同情

天地打一個翻轉，我從人世落進地獄。聽着牢門上鎖的聲音，似乎我的心門也被鎖住了，爲着還有一份死里求生的慾念，從此我就不能將心門打開，讓人家完完全全的明白我。當我一眼睽到牢內還有四個獄伴的時候，當他們四個都關心的望着我，低聲問着我犯的是什麼罪名的時候，先時我默然的愕視着他們，幾秒鐘之後我做出一副苦相，我才說：

「犯的什麼罪呢，我自己也不明白。」

幹嗎我這麼大聲的說呢，聽吧，牢門上的鎖嘴又響了，不一會兒牢門大開，一個身量小

，和皮球同樣有彈性的憲兵跳進來，一面跳一面吼，餓狼撲食般的把抓緊了我，拳和腳同時開動，我被這突然而來的踢打弄得一時竟無還手的可能，我憤怒的叫着，隨着一個轉身我這才抱住他的後腰，他轉，我也轉，但是他的力氣比我大得多，他一弓腰就用手抓住我的腳脛，我倒在他的腳邊旁了，又被他拳打足踢起來，他還像沉雷似的咆哮着……我說，雖然他打着的是我這多病的身體，而心靈是比身體感到更厲害的疼痛了，還羞恥也是「人」可以忍受的嗎？

謝謝天，是誰一聲吆喝使他停止了踢打的呢？當我轉過臉來的時候。我碰到一雙憐憫的眼光，那也是這憲兵隊上的一個敵人，他年青而且漂亮，態度溫文爾雅，像個剛走出大學門檻的學生。他淒苦的望着我笑了，但是我馬上又將頭扭過去，我覺得他給我的污辱更能使我的臉變成火炭，剎那之間可以燒成灰燼。

「喂！MR張，內收牢亢嘛（你受了傷嗎）？」

其實傷的不是身體而是我這顆心哪！嘿，別裝模做樣吧，明白我的人他會知道我的傷在那里，不必套近乎，不必再瞅着我流了血的四肢皺動眉毛了，滾開得遠點，我跟他大聲叫着說：

「這算不得什麼！」

方才踢打我的勇士將鬍子都氣歪了，他打着立正，對這溫文爾雅的青年軍官表示順從。我在這青年軍官的肩章上明白了他是上尉階級。他的態度是那麼和藹的和這氣歪鬍子的憲兵咕嚕了一大篇話，一直到鬍子不歪的時候才停止。青年上尉跟着就將這個勇士吩咐出去，然後他走進牢門，立在我的面前又咕嚕起那不好聽懂的中國話來，他好似在說：

「你放心吧，以後再沒有人打你，那位帶鬍子的太君，」他摸一摸上嘴唇，「給你去拿啤酒，傷會好的，真對你不起！」

「……！」我奇怪的望着他，心說：你也不過是和齊譚譯官一樣罷了，真的同情也會從魔鬼的身上得到嗎？受過多少年特務工作的訓練，誘騙犯人的口供方法是多的，我不能中你的鬼計！

「我的話你聽不明白嗎？」他特別咬音嚼字的這樣問我道。

我搖搖頭，我半帶譏諷的回答他：

「無法明白！」

（怎麼能够明白呢，明白你的話就算得了明白嗎？）

他的面孔漲紅了，羞慚使他聲音變低，他向我道了聲：「再見」，怕我又不能明白這句中國話，加上一句：「See You again。」

## 二：傾聽活人世界的聲音

多不幸的一個距離，牢房轟着馬路是這樣兒近，使我的心不能甯靜的正是外面的車聲和人的嘈雜，那活人世界的一切聲音對於我十分感覺到痛苦，在生命已經無望繼續的時候，那聲音却逗引着我咬牙，擦掌，我愛那聲音，那聲音裏有着生命的活躍，如果沒有什麼人在我跟前打攪，我傾聽到明天這時候也不厭倦，誰會知道我是多麼厲害的愛着生命呢！（因為我覺得使宇宙顯出璀璨色彩的是生命的光輝，不是太陽！）

而我的生命還是塊鏽鐵，當不會磨鍊出一絲光輝時就停止了，我是不甘的呵！我一想却死和我的距離同牢房和馬路的距離一樣接近就無法不叫自己起着戰慄了。我想喊……！

老天爺，我真變得瘋了嗎？剛才那一聲喊得可帶勁兒呢，那麼有力的聲音！捫緊胸口，

我還想喊一聲更帶力量的……

「住口吧！給你拿碘酒來了。」

一個穿藍色西裝，留平頭，嘴上有撮小黑鬚的獄伴推了我一下，他小聲的告訴我。我抬起頭，一眼看到那個剛才還在踢打我的憲兵，現在立在牢門外面。手裏拿着一瓶碘酒。

「張！你的，拿去！」

### 三：一幕打狗戲

趁着看守我們的憲兵出去小解，這個穿藍色西裝，留平頭，嘴上有撮小黑鬚的獄伴又在我的耳邊囁咕着了：

「小伙子，到這當口還拉硬糞嗎？俯就點兒吧！剛才那個跟你講中國話的官兒是伊田上尉，要是你將他弄得心順了，嘿！」

一個多麼可羞恥的念頭呵！還等不及我回答什麼話，那三個衣着甚是襤褸的獄伴就都用

着鼻孔笑了，他們三個的年紀皆在三十歲左右，每張臉上都蓬滿鬚鬚，每個人的鬚鬚里都閃耀出隱藏不住的嘲弄和傲慢……受到這笑聲的傳染，我的鼻孔笑得就格外厲害。

「小伙子，你得放明白點，跟他們三個笑什麼？判決在案，他們一個也跑不了，不是今天就在明天——喂喂，」他將右手劈在額頭上，「他們哪，誰也脫不開這一刀！你，嘿，嘿，跟他們學吧：沒好！」

我愕然了，痛苦的望望這三個死刑囚，又驚奇的望望這個沒心肝竟然到了如此地步的壞蛋，我用手指着他的胸口氣促的問：

「你是爲什麼關進來的？」

「還不是誤會！我不礙緊，而且，嗯，你只要聽我的話，像你這樣年輕輕的，我當然要救你！」得意洋洋的他指一指自己的面孔，「不瞞你說：你知道防共民生自治會會長張致忠呵，那就是我！」

防共民生自治會我是知道的，這是在天津失守之後和維持會同時成立的一個媚敵親善的團體，有心肝的中國人不加人，沒心肝的中國人又那麼少，由於參加的會員數額過於小，他們竟公然發表天津的市民不拘男女老少，皆爲該會會員。假借天津全體市民名義向南京中央

政府拍過鼓吹和平的通電，以強迫定閱的方法出版着一份「防共半月刊」，刊物的內容不單嚷着倒蔣反共，還在字里行間處處表露出他們那認賊作父的思念。

「一條狗！」

那三個中間一個細長身材的漢子跳起來，惡狠狠的罵了一句，等他又坐下去的時候，他用手搗着潮濕的地面，臉紅頸粗的又罵道：

「我黃三就不知道什麼狗日的張致忠！哪！一條狗！一條狗！一條狗！狗！狗！狗！」

「嘴里少帶髒字，黃三！我不理你，是讓你，哼！你可別踩着鼻子上臉！」張致忠被黃三惱怒了。

「不讓我你又敢怎麼樣？你說！」黃三一面說，一面站起身來，雙手叉腰的立在張致忠面前。

「對，黃三哥。問他！趁着我們還有一口氣，~~喂~~<sup>喂</sup>我幫你！」——說這話的也站起身來，身量比黃三矮三寸多。

跟着，一個更矮的也站起來了，幌着肩膀氣喘喘的說：

「你趙福祥敢幫我老竇就還行乎嗎？來，問問牠！」（註一）

看看拳頭就要落到身上，張致忠吃驚了，用求救的眼光望着牢門外面，我知道，這時只有看守是他的救星。然而看守我們的憲兵偏在這當口疏忽了職守，他就把緊胸口喊起來：

「打人嘍！打人嘍！……」

老竇推我一下，擠眼道：

「老弟，別鬧着！」

我機智的也參加了這場打狗遊戲，反正我和這三個是同命人。死前快意一次自己吧，小時候我在野孩子間最會打架，我拿出了老本領，左手打小肚子底下的子孫袋。右手就伸在他的胳膊窩里抓癢，叫他笑！他們三個看看我的本領高，就模倣我的方法，這使得身為會長的張致忠一面忍着疼，一面還得帶着眼淚大笑，我們笑得都沒有他的響，我們快意了。

……等到看守聞聲而至的時候，張致忠已經鼻破臉青，不知誰還撕去他一半多鬚毛，看守看到這情景固然氣得直吼，但是他是一面吼，一面也還忍不住笑，好半晌之後他才問到張致忠：

「哪個哪個的打你？」

張致忠用手給他指點了，指了黃三，指了趙福祥，指了老竇，輪到我的時候他恍有所悟





他就捫緊胸口喊起來：

「打人嘍！打人嘍！」

似的沒有指，他的記性不會這般壞吧？——我打得頂出色呵！

那看守明白之後，馬上出去了。

「噯，你還忘記指我呀！」我推了張致忠一下，提醒他。

「原諒你年輕，住口吧！」

#### 四：公道！

等看守轉來的時候，他手里多了三付手鐐子，身邊還多了那個叫做伊田的上尉。

「張先生，請將事情的經過告訴我吧，你是看到了的。」伊田又用着不很純熟的中國話，這樣問我。

「哦，」老大大一個喜歡閃進心窩，我回答道：「如果你叫我說實話，那是他先動得手，我用手一指張致忠，「他叫他——」我又一指黃三，「給他槌背，他腰疼，他槌了，大概用力不是大啦，就是小啦；他以為這是惡意的槌打，不是善意的幫助，於是回了手，然而回手

凌回好，掉了辮子，青了面孔。」……

「胡說八道，你這小孩子怎麼這樣不識好歹！」張致忠一把抓攔我的手腕，憤怒的叫起來。「上尉！剛才打我的也有他！有他！——」他用手指着我的胸脯，漸漸的又將手指曲起，捏成拳頭。

「吻！八格！你的說，小孩的沒有！」看守忽然主持公道，給我做了證明。

「噁，這個張致忠狡猾，」伊田上尉不動聲色的說，「還是給他上了鐐子，再鬧事就大的不行！」轉過身來，他用着同情的眼光向着我，幾秒鐘的注視之後，他走了。

「誑騙了敵人，救助了三個硬漢，我很歡喜的對自己說，敵人打算以華制華，我是以敵制了好了，望望他們三個，他們每個人的嘴角上都描着快意的微笑。

張致忠上了手鐐之後，嘴巴氣成一個要炸似的輕氣球。

## 五：思索的升沉

看守一面吃着波蘿蜜罐頭，一面低下頭去寫信，他那安閒舒適的樣子刺激了我，在家裏的時候，我也是喜歡一面吃，一面寫呵！寫！我痛苦了，生命的冊頁上正是那枝綠玉色的自來水筆寫下了今天的災禍！我拿着那枝綠玉色的自來水筆寫過許多首不成詩的詩，與其說它是詩，不如說它是一個受難者的靈魂呼號，在整個華北揚遍太陽旗的時候，反把真的太陽遮住了，在那陰沉氣悶情形下誰不想呼喊呢？我呼喊戰爭，因為我知道只有戰爭可以還給華北的那失去的太陽。然而戰爭來了，我現在却被囚禁在不透一絲陽光的牢內，死亡貼近在我的身邊；我並不懼怕死，那或者是一種最高的超脫，能够使這顆掛慮人世的心得到永久的甯靜與平和。哦，一個偉大的聲音可響亮在我的心裏，蘇格拉底臨終時他是這麼說的，「我不知道死是怎樣的，這也許是好的事情，我並不害怕，然而我卻知道背棄自己的過去是壞的事情，我與其走我知道是壞的路，甯可走好的那一條路。」——這是多美麗的警句呵！它引你朝前面看，只要不是盲了雙目，展開在遠處的那燦爛的遠景只會吸引着你朝前面走去，懼怕着半步的後退。可是死亡擒去了蘇格拉底，災禍阻擋了我的道路，屠格涅夫的「燭火」似乎只能遠遠的閃亮，他的「門檻」偏偏開得太大，進去的人也太多了。我抱緊了頭，彎下腰去，我的頭忽然重如泰山，我的身子輕成一絲羽毛。

然而活下去是好的，必須活下去！因此我的牙關咬緊了，我恨那個出賣我的人，雖然我不能斷定出賣我的就是青文書店的老闆，但是他爲什麼在「特高課」裏面呀？而且在「特高課」的玻璃窗門上映過來他的一瞥對我的注視，那一瞥注視彷彿還閃爍在面前。如果他是出賣了我，我就得死，如果是我牽連上他，我和他就一個也不能活，兩者皆極可怖，然而爲了不使兄弟變成仇人，我甯願事實屬於後者，雖然那更使我負疚，不過乾淨的靈魂容易進「天國」，我的「天國」是形容死的神聖。死不沾染上罪惡！

我思索過了，我沒有什麼對他不住的地方，我只記得我被會天福警告之後，他對我說道：

「不必怕，刊物銷路好，影響還大，工作不可以放棄啦！」

如果不是爲了他的生意跟我這樣說，哪他就是我同路的兄弟，我那時是感謝他這鼓勵的。

「人這東西究竟壞得厲害呵！」忽然的，張致忠這樣嘟囔了一句，我明白他這感觸從何而起，我沒有理他。我繼續我的思索，在我的思索中又重複了張致忠的那句憤慨的話，人這東西說好真好，說壞也真壞呢，比如張致忠就是個壞透了的人，讓我低聲的問他一句吧：

「人是很壞，可是剛才爲什麼你不報告我也打了你呢？」

「那是因爲伊田上尉對你不壞，我得巴結巴結他！」他失望的冷笑了。

立刻我發覺到一些人爲了私慾會怎樣的避開仇恨，私慾重的人又多麼可笑可憐，我的生命都臨到了懸崖，他還想從我的身上得到解救，我氣了，如同厭棄一隻從泥溝中弄污穢的巴狗，我對着這被私慾弄污穢的張致忠啐了一口：

「呸！」

如果青文書店老闆也被私慾弄得這樣污穢，那麼這口濃痰就該分一點，也抹在他的臉上，「宮友求榮」的思念似乎最容易從小商人的心田上抽出萌芽，我忽然記起他的書店內也大量銷售着日本出產的文具用品。

## 六：心靈的間隔

夜色很淡，欄杆間的那盞長明燈洗不出四周的輪廓，愁苦中想像得出一粒星帶給人的歡喜。於是我如窺望什麼隱密似的窺望着趙福祥，黃三和一竇的六隻眼窗，使他們的眼窗閃光的疋裏面燃燒起憤怒的火吧？瞧瞧他們三個的眉毛就知道，擰得那麼粗，那麼緊，他們全身的筋絡是突出的。爲一口濃痰引起的糾紛已不能使我注意，儘管張致忠邊罵個不住，而我現在可傻里傻氣的要去安慰安慰他們三個人，唯恐驚動看守的監視，像隻野狐，我爬到他們三個的身邊。唉唉，最先湧來的竟然不是言語而是兩泡淚呵，我慌惑了，野狐回來的時候受了箭傷，急急的我又回到張致忠身邊，讓淚水濕透衣袖，埋下頭來我不敢再去望一望他們。言語在這裏已變得毫無用處，言語的安慰更是不值分文。我嘲弄自己的無知，我更責備自己的殘酷，有聲的言語固然不能喚回他們三個的半點歡快與欣慰，而無聲的默然恐怕就叫他們吃不消了，這對他們三個的心靈是怎樣一種摧殘呵！

*Time*  
*Time*

「怎麼啦，老弟？」一隻大手拍到我的肩上，抬頭一看，竟是老竇。撒個謊，我就回答道：

「沒有什麼，肚子微微有些兒疼。」

「那是沒吃飽。剛才送飯團來爲什麼不吃？」接着，老竇又嘆一口大氣。

「不要緊，老弟，停會伊田換班，他來看守我們的時候，我替你說句話，嗨，人在難中總要和氣點。論年紀我也該讓你。」

張致忠又慷慨激昂了，卑賤的靈魂呵，我對着你就要嘔吐出來！這惹得他們三個又用着鼻孔給了他嘲笑。

我冷冷的問他道：「你替我說了話，我該不該給你也說句情呢？我猜，這是一定準兒的吧？」

門外一陣響聲，伊田竟在這時候進來了，和留有小鬚的看守行過禮，那看守走了出去。

「太君，他的餓啦！」張致忠立刻走近鐵欄桿，向我一指，報告道。

「嘔，張先生沒吃飽嗎？」伊田向我問道。

「我不餓！但是我得告訴您，」我生氣的說，「他這樣報告是想騙點東西吃！」



張致忠失意的喃喃道：「見鬼！」

伊田哇啦哇啦的笑了。但結果他還是跑出去，拿回來一個波蘿罐頭和一鐵盒餅乾。

「張先生，你是要吃的啦！」

黃三坐得靠近鐵欄，他就將這份食品接過來了，我只得向伊田表示了謝意，我還說：

「我實在不餓，讓大家都吃一點吧？」

當東西吃得淨光時，伊田似乎從我的眉尖上記起我是個囚徒，他遞給我一張紙。一枝筆，筆和紙接到手裏後，我看到白紙上有個伊田出的題目：

### 「自分中心書」

這真是個窘人的題目！我能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呢？經過一番躊躇，我寫道：「我渴望着判決，別的什麼，我說不出！」

寫畢，我沒有立刻交還他，最使我驚奇的是他對我的關切和招拂，縱然從魔鬼身上得不到愛，得不到真實的同情，他對我的這兄弟之情不能不叫我動搖成見，混在羣魔中的未嘗沒有人類，正如混在沙粒中有着黃金。……然而，這不對！我忽然在心里叫道：不可以受騙，剝那之間不會結合深的友情！我將我的答覆遞給了伊田。

## 七：一段對話

我細察着這幾個字會在伊田的面部引起怎樣一種變化，他喃喃的跟自己說個不休了，我半點也聽不明白。跟着他擦亮一根火柴，點上一支烟，燒去了那張紙，緊鎖的眉尖鎖住他的深思。忽的，他問道：

「張先生，你知道你是個共產黨嫌疑犯嗎？」

「我不知道，」我坦然的說，「但是我知道日本軍人有個錯誤的偏見，以為抗日的中國人民都是共產黨，其實中國人民無論屬於那個黨派，或者無黨無派，要抗日還是抗日的！」

「那麼張先生是屬於那個黨派呢？我們並沒有找到什麼證據，我們當你是個共產黨嫌疑

犯啦！」

「我那一黨派都不是 當然找不到我的證據！」我發覺我的聲音變粗了，微微的還有點發喘。

「請你冷靜，睡吧，明天你還要過堂。」

## 八：悟

冰濕的地面躺不下身子，我倚着牆角合上兩眼，恍惚間我彷彿回到家裏，看到爲我受傷的母親，恍惚間我又彷彿看到恢復了自由的三伯父，恍惚間，哦，我又彷彿看到一隻薄木的白棺，嚇得空想的翅子折了，我重新落到冰濕的地面，睜開兩眼；鐵欄外，伊田在桌上又燃起一支白燭，在他面前堆着許多書，他是沒有將書翻開一本，他在筆不稍停的寫着，也不知道寫些什麼東西。

「……你知道你是個共產黨嫌疑犯啦！」

「……我們並沒有找到什麼證據。」

嫌疑，沒有證據！多胆大的一個啓示呵！我雖然並不是共產黨員，日本軍人可將抗日的每個中國人民看做共產黨員，因此我的心跳了，我悔恨我的遲鈍，我想伊田一定將我看成一

個傻子，如果他現在是寫日記，他一定會在筆下寫一些責備我的話。

唉唉，我真不成！……然而，悔恨中我有慰藉，鐵欄外坐着的伊田不是一個學者嗎？一個實行家嗎？和他的奇遇使我得到救助，也得到歡喜。

### 九：一個穿軍服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嗎？

他們四個睡得很好，冰濕的地面已經習慣，沒有一個不是打着香甜的鼾聲，舒展着眉毛。該有好的夢境吧，不知是哪個詩人吟哦的了，「夢是犯人的解放令，」這詩句叫人讀着暢快，而我偏偏不能入夢，我也害怕着入夢，如果夢境比現實更壞上十倍，我甯肯這樣兒坐着，候東方那一閃的黎明。

我望着堆在伊田桌上的許多書，仔細的從書脊上辨識每一本的書名，有「中央公論」，「文藝春秋」，「島崎藤村詩集」，「婦女公論」，什麼？中文譯本的「茶花女」，「新約全書」，「托爾斯泰傳」……我急忙走近鐵欄，我問道：

「可以借我幾本書翻翻嗎？」

「那好，」他驚訝的抬起頭，還整了整腰間的皮帶，然後在一堆書裏翻出「托爾斯泰傳」來，問我：「要不要讀它？」

往時，如果逢到有朋友不願意讀托爾斯泰，我就嘲笑他膽量小，不敢接近海洋。但在這時我竟有了躊躇，我想伊田也許是個「穿軍服的托爾斯泰主義者」，我受到伊田的幫助那會是侮辱，托爾斯泰受到伊田的敬奉也是輕蔑。那部傳我讀過，托爾斯泰在日本的弟子不算少，而大半數敬奉托爾斯泰的都沒有走進托爾斯泰的世界，各人反據有一塊與托爾斯泰世界相反的天地，托爾斯泰的愛與寬大都令我沉醉，「勿以暴抗惡」的宣傳可不會喚起過我的同情。

我跟伊田說：

「把『茶花女』借給我吧，或者『聖經』。」

「爲什麼不看這部傳記？」

「我讀過，可是你看得懂中文本的『托爾斯泰傳』嗎？」

「我懂，我懂，哦，你是愛好文字工作的，你喜愛誰人的著作呢？」他拿起「茶花女」來，「小仲馬嗎？」

「托爾斯泰我也愛的，我彷彿記得，你們日本國內的基督徒有時愛托爾斯泰的著作超過『聖經』？」

「我可並不是托爾斯泰主義者。」

「那末，那部傳記也拿給我吧。」

（註）趙福祥，老饕，黃三這三個名字是憑着他們的聲音推測到字面，我沒有和他們長談過，他們死得太早了。

## 第三章

### 一：最初的審判

次日早晨，我被傳到法庭上。伊田這時面孔嚴峻，坐在一個面色白淨，身體瘦小的軍官右面。猛的叫我一驚，我驚的不是受了伊田誘騙，倒是魔鬼不該有壓服神靈的奇智，人和人接近時是人，人和魔鬼接近時人就是神了。我視坦白爲人類最大最高的美德，我得說：我是一個追蹤神路的聖僧，爲了不使信仰蒙受污辱，在跨進死亡門檻的前一刻，我保有着神的尊嚴！

「『詩訊月報』是你編的嗎？」伊田厲聲厲色的問道。

「我編的。」

他又用日本話將我的回答翻給那個瘦小的武官。武官的眉毛擰粗了，將棒面一拍，大聲的叫了一陣。

「難道你就不知道日憲的厲害嗎？」伊田翻譯道。

「我在等候判決。」

「可是我們不能這麼容易的就判決啦，你的同黨都在那裏？着實說！」

「我無黨無派。」

「我們已經找到你的證據了！」

「人證呢？物證呢？」

「都有。」伊田立刻站起身來，從一個書櫥中拿來一對無線電耳機，還有我的三個筆記本，一疊草稿。「物證都在這兒，先告訴我們吧，你和哪個秘密電台有關係？」

我明白了，他們必是將我的住室翻遍，而這是白費心機的，我的重要東西都放在同C君合租的小房內，而那些東西雖然重要，也不過是許多尚未實踐的計劃，工作綱領，現在想起來心逐疼痛。憑一對無線電耳機就斷定我和秘密電台有關係，真是過於敏感的判斷。我說：



「這不能算做可靠的物證！」

「爲什麼？」

「無線電耳機在天津根本不是犯私的東西，天津有四家電台，任何人都可以買收音機收聽。」

「我們不管別人，別人有，不要緊，你有，嫌疑重大！」

「那麼我可以不說什麼了，你們願意怎樣判決都好，我等着！」

不明白伊田怎麼翻譯了。的回答 武官的臉上竟露出一絲微笑，帶有幾分惋惜神色搖搖頭，接着又是一陣咕噥。

伊田恢復了他的溫和，倒好一杯茶，擺在我的面前。

「請吃茶，」他說，「我們不逼你，但是你也得看重朋友交情，講點實話。」他翻了翻我的筆記和草稿，「這些東西是比耳機更重要的物證，你還沒有招它已經替你招了。你還記得你在這些本子上面寫些什麼嗎？」

「你懂中文的，你看就是。」

「這些筆記和草稿已經證明你的罪狀：一個抗日赤匪！」

「隨便什麼罪狀都好，判決我吧！」

「不，不，」伊田握住我的手說，「我得救助你！」

我凄然的苦笑了。

「就在昨格兒晚上，你還說我是個沒有證據的嫌疑犯，今格兒既然變成抗日赤匪，我想你的救助是半點不可相信的！」

「不過，只要你講實話，那就好辦！」

「我一進門兒齊譯翻官就這麼騙過我了，原來你們是用一個方法騙供，可是我一進門兒就想到不會再活多久，我想你們問不出什麼，快點判決吧！」

伊田微笑着向那武官譯翻了我的回答，武官也微笑了。

「我們不跟你多談下去，現在要和你的證人談話。」

我走到門口時，青文書店的老闆正拉開門，我和證人打了個愉快的照面，一種憎惡之感馬上叫我避開險去。

## 二：生死之間

一個不幸的變化，黃三、老賚、趙福祥三個人這時都上了五花大綁，眼上蒙一層白布，一條很長的鐵練將他們串在一起，那鐵練是鎖在每個人的右胳膊上。一個黑胖的憲兵牽住他們，還有幾個憲兵圍住一個中年軍官，他們匆忙的談着。看情形這三個犯人已經無救。我在院心停住步，愕視着這三個就要永別的獄伴，心裏萬分綿楚，不久以前還和他們演了一齣打狗戲，現在竟在我們中間讓「死」劃出個永不能接近的距離。看着他們的下場，我也看到自己生命的最後，身子不禁起了寒顫。送我回牢房的憲兵生氣了，看他那兇像吧，嘴咧到身根，瞪大眼睛吼叫起來：

「你的，快走！你的，快走！……」

我跟在這憲兵的身後走着，彷彿前面等着我的不是牢房，倒是刑場，我看到一方坎坷不



現在竟在我們中間讓「死」劃出個永不能接近的距離。

平的廣場上擠滿着熱鬧的人衆，我卑視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被綁來的三個死刑囚正是他們的同胞兄弟。一排憲兵將槍端起了，三個犯人垂着頭，等候那一排索取生命的槍響……

不那樣痛快吧，我忽然記起敵人是兇狠在中國出名的，驚恐的想頭展現給我更驚心的一個場面，我的全身起了鴉皮疙瘩，看看這些劊子手！黃三被燒在火堆裏，只見四肢紅光一閃，變成焦炭。老索是被活埋在「祖國」的黃泥土中，全身都埋下去了，頭却留在外面，解下蒙在他兩眼上的白布，叫他看着黃三是怎樣被燒成焦炭，又變成白灰。趙福祥手足上釘，釘在老索的近旁，敵人放出五隻惡犬，亂吃亂咬着趙福祥的鮮血淋漓的身子……呵呵，在我兩眼上也蒙一層白布就好了，我的心在跳了。

屁股上挨了一腳，我跌在潮濕的地面上，爬起身子朝四下望望，牢房的鐵葉門碰的關了起來。

牢房內又多了一個新獄伴，坐在張致忠身旁，年紀很老了，白得像銀子似的鬚鬚長垂到胸際，像個神話中的老人。張致忠沒有理會到我在注意這老年獄伴，却以爲我在看他，於是聲調裏帶着虛偽的關切，問我道：

「結果怎樣？」

「結果還用問嗎，招了，明天和剛纔綁出去的三個朋友不會有分別的。我死前願意忠告你幾句：萬一你還能出牢，好好做人，別丟祖先的臉！嗨，我向你賣弄一下，有個詩人說，下賤的種子照樣可以開花！懂嗎？」

「別來這一套，我不懂？哼！我姓張的當『防共民生自治會』會長雖然明着給日本人使喚，暗地還是有把子人，老弟，沒有人不『愛國』的！」

我怎麼能相信這位志士呢！懦弱抽出他的筋骨，一灘軟泥似的肉體也配講自己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漢嗎？我想到他那種種卑屈的樣子，竟冷笑起來了。

「什麼罪名呵？」老年人開了口：「你：學生？」

「啊！」我避免談到自己的案情，就索興承認他的揣測。老年人忽然有了感觸，一陣乍舌之後嘆息說：

「人命是不值錢了，要是抓學生，天津衛的學生可比螞子還多。就說我陌，老了老了還叫他們抓進來，憑什麼抓我呀？我存了一輩子，存滿一個大撲滿，也不知道哪裏缺德給我私藏法幣，今天一早來了一羣日本憲兵，從地下挖出大撲滿，搥碎了，三百多個袁頭下了那短命翻譯官的饅包。我怎麼哀求都不成，打了我，還把我關在這兒，嘖嘖嘖，什麼皇軍哪？」

比長毛厲害！」

「別報怨啦，老爺子，等會看守聽到了就是一頓打！」張致忠給老年人下了警告。

要不是外面有三個待赴刑場的死刑囚，看守也不會出去了。顯然的是這三個犯人的將死給全隊帶來快樂，他們興奮的叫着，吼着，間或響着房門開關的聲音，槍栓拉動的聲音。真恨就在這情景下才有，當脣皮疼得難忍時，我發覺自己咬緊脣皮，瞪起眼睛，兩拳捏緊得比什麼都更硬朗。扭頭一望張致忠，從他的神色上我讀出了恐怖。

「現在我有些可憐他們三個人。」張致忠的眼皮垂下來，說罷還癩一癩嘴。繼而搖搖頭，他又十分傲然的接說道：「我說的準不準？曄，一個也活不了，多大的罪哪——偷軍用品！」

「你知道他們三個的案情嗎？」我撥動着眉毛問了出來，隨着就後悔了。我是不會聽到實情的，「偷軍用品」這四個字已經足夠。我氣喘喘的又謝絕他的回答，用一種森人的苦笑刺他道：「他們三個只能可憐你，悲憫你，你說你在可憐起他們三個來，你沒這樣的資格！」

「怎麼你的脾氣這樣兒壞？從你和我認識後，嘿，老是對我紅着眼珠子頂嘴，就不會

瞧你心願過！怕麼？要是怕，就想辦法逃出去，好在伊田對你還不壞！你不要緊，他們不會將你怎麼樣，任怎麼厲害，你究竟是個孩子，我看……」他在敲着腦門，思索起來。

「算了，算了，用不着你的假慈悲，我看你給自己想辦法好了。」我抱着頭，躺下身子，怕聽他的絮叨，怕見眼前的一切。我渴望著死，死會叫我這顆心得到平安吧？絕望的思想壓倒了我，勇敢向生的思念變成追求墳墓中的安息。

我羨慕起外面三個將受死刑的犯人了，停會我聽到隊伍開動的脚步聲，隨着這脚步声彷彿看到了長長隊伍押着青色面孔的死刑囚們跨出大門；哪裏是跨出大門哪，跨進我的心坎來了，心被踏成爛泥，心路倒是泥濘的，思想不能闊步。我忽的變得彷彿沒了理想，失了信仰，身子化爲朽木，只待死亡收去這一無所用的肢體。

### 三：自殺

以往我是多麼熱愛着這世界，這人羣，有個安那其主義者也這麼說：「夢一切吧，不然



就拋棄一切！」話說得對也說得好，而我現在不是拋棄一切，是我被一切所拋棄了。世界給犯人安排下的路子比起聖經上的窄門更要窄，叫人動一步都有「不准通過」的困苦，一想到早上的供詞會注定了死刑的宣判，恨不得馬上撕碎自己的身體。現在已是夜半，張致忠和老人入睡了，看守也靠椅背上打盹兒。自殺正是時機，無如我的手裏空無一物，看守的槍當然我是偷不來的。不過我總得想辦法，最後我記起身上的內衣，脫下來，撕成長條，我想縊死自己。

親人和朋友們不約而同的站到了面前，我看到父親母親哭得面色灰了，三伯父擁着弟弟妹妹在一旁抽咽，C和許多曾經相識的朋友似乎要過來攔住我，我掙扎，我叫着他們不要這樣，長長的布條做成一個圈套，我套上頸頸。

眼前金星亂閃，呼吸漸漸的困難起來了。手中的布條拉得越緊，頸頸愈加疼得鑽心，正如同刀割一樣。緊緊的拉吧，過會兒聽到一聲巨響，我從有聲音的世界落進完全死寂的天地。

過了不知多少時候，我又聽到人的聲音：

「醒過來了嗎？你這是怎麼啦？」

睜開眼睛一看，竟是年老的獄伴，將我的頭放上他的膝部。我着慌了，原來那長長的布條被我拉斷，鼻孔，頸頸流出不少血水。如今已不是半夜，我的生命再一次遇到黎明；而我並不因此歡喜，我覺得死去倒好，如果不自己縊死自己，像昨天早上的三個死刑囚一樣縊出去，對於我是個十足的損失！我不能够以自己的生命滿足敵人的殺人慾，我低聲的說：

「還得想想辦法看。」

「是呀，」張致忠湊近我，他說話時撫摸着我的胸脯。「天無絕人之路，你這一來不是心太窄了？多虧你沒死成，要是在我們睡着的時候你死了，嘿咳，不是我們害的伊田也會說是我害你的！」

「算了吧，你再咕噥我就揍你！」我坐起來，氣憤難耐的朝地下唾了一口。

「別見怪哪，張先生！」老年人一定以為我的理虧，他從中勸解。

「他神經失常，我怎麼可以怪他！」

有人說「牢獄的奇智是打開心靈的間隔」，而我們這三個犯人的心靈却間隔了千萬里吧？三個人如在沙漠住居，誰也不瞭解誰的。我痛苦的閉上眼睛，捂住耳朵，昏昏沉沉睡去。

#### 四：反抗的種子正要這樣的開花

一直睡到午飯時光，老年人推醒了我們。

「謝謝你老人家，我不吃，讓我睡吧。」

我實在不想吃那每頓一個拳頭大的「糰」，又餓又不解餓。合上眼睛，我想繼續睡下去，也許由於鼻孔和頸頸流血甚多，非常困倦。模模糊糊的彷彿聽到張致忠抱怨我一句：「想不開！」我已經來不及理他。待到再睜開眼睛時，看守的棹上亮起了一枝白燭。伊田的嘴唇微微顫着，正在抱着一本厚厚的洋裝書誦讀。我仇視他，也就仇視他手中那本洋裝書，我猜想那會是一本偵探術或是宣傳法西斯蒂的書，絕不會是一本正經的著作！

伊田忽的將頭抬起，視線向我掃來，我憎惡的縫縫起眼睛，不甚朦朧，我看到他搖搖頭之後，深思的又用兩手捧住額門。

「有什麼難住你嗎？」我暗想着，「你的思索不會變成破案的鑰匙，我要講的早已說出

，我只不過是這麼一個沒有本事的人，寫過一些近於標語口號的壞詩，編過一種「詩訊月報」，一二九運動中我所盡的力量極小，以後做出的成績也最差，唯其如此，才叫我這個待死的囚犯將帶着慚愧的心情死去，直到合上眼睛的前一刻，我得咒恨自己給你們的打擊是那麼小，我呵，我真不成！……」

在我苦痛得要叫起來的時候，伊田忽然用手解開外衣的一個鈕扣，伸手進去，從懷裏摸出一本英文的小冊子，封面一閃就閃亮了我的周圍，天哪，封面上是克魯泡特金的一幅肖像，待我想用縫縫起的眼睛辨識上面的英文字母時，不巧牢門外響來了足音，伊田驚慌的又將它放回懷裏，扣上外衣的鈕扣。——我彷彿看到一個人捧出一顆心，又收回了這顆心！

我不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我也不信仰安那其主義，然而我照樣興緻勃勃，因為我有福看見思想的種子怎樣在人類精神的曠野上開放出花朵，並且嗅到了那芬芳！

走進牢門的竟是一個送茶水來的百役。伊田接過茶壺茶碗之後，他微笑了。百役還不會邁出門檻，那小冊子又攤到桌面上，他的嘴唇微顫，他在誦讀。

人無時不等待奇蹟的出現，奇蹟來了，正因為它是奇蹟，它是脫夢而出，見於事實的奇蹟；對着這奇蹟誰不發上一愕，怦怦的心跳着，眼睛裏又閃露出懷疑呢？我就這麼目不轉睛

的望着他，我快樂的對自己發出喃喃：如若承認反抗的種子正要在罪惡的沃土上開花，這個奇蹟中的人物是可能有的。（註）嚇，這簡直算不得是一種奇蹟！唯物論告訴我多少個「必然」，現在我不是應該平靜住自己，以親熱誠實的心對待我的兄弟？伊田的視線射過來了，不知怎的，我又慌惑的垂下頭。怪我嗎，也許，然而不得不辯白的還是我們有一牆之隔，環境的不同給我們心與心間划出分寸，說起來也真够叫入苦的。

聽見他用筆在寫什麼，寫完了，輕輕拍一拍桌面，低聲的喚出我的名字。我扭轉身，從他手中接過一頁素白的信箋。上面寫着沒有組織的字句：「請君勿憂，祝樣早出好，樣的健康新！」但是我看得明明白白，一種得救的歡喜佔有了我，一種友情的光輝照臨了我，我的手從欄柱空隙處伸出去，借來他的萬年筆，在信箋的背面，我答道：「現在我是全部的明白。」

他看過我的答覆，微笑描上嘴角，與緻勃勃的又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牢門外面去了。這舉動嚇得我一時合不上口，是我的表情或者是那枝筆洩露了心機？糟，我又給魔鬼擒住了，我總該記得在過堂時的情景，然而又是多可怕的健忘呵！

乳也並非是我畏懼着的，一番奚落後的更生正是污辱！我一想到伊由追開口供時的嚴厲

，失悔的感情像座山似的壓碎了我。

牢門外的足音近了，我猜想被奚落的污辱也跟着近了，支撐起半身，又支撐起全身，高舉起粗硬的拳頭，我想一下子擊碎自己的腦門。但是伊田走了進來，我的拳頭落了空，他照樣還是興緻勃勃，左手攬了滿懷的罐頭，糖菓和點心；右手提來一瓶酒。

他將那瓶酒高高提起，他說：

「你總要嚐嚐，大阪的名酒：黃酒！」

「嘿，太君！」張致忠突然揉揉眼睛醒了來，聲音裏帶着無窮的歡喜。「樽這酒我同隊長喝過，不辣，喝到肚子裏又熱烘烘的，嚇嚇，才叫人舒服！」他拍拍我的肩膀，竟替伊田勸起酒來，「老弟，來上一杯！」

伊田哇啦哇啦的笑了，搖搖頭，又搖出了一串嘆息，用手指一指張致忠對我說：「他的真沒辦法，我對他的大大沒有辦法！」

張致忠將肩膀一縮，裝出一個受到大人撫摸以後的孩子似的笑了，他已經忘記壓在唇皮上面的鬚鬚，不，忘記他還是一個人！

伊田從我的面部上似乎看到友情的勸告，又或者他根本沒有多大的耐性；將雙手又任腰

，又收回雙手拿出開鐵葉門的鑰匙，嘩哪一聲鐵葉門開了，他一步跳進來，拉住張致忠的耳朵，一面吼着：「我讓你去同隊長喝黃酒！……」一面將他拉拉扯扯的帶到牢門外面去了。

伊田和張致忠走後，鐵葉門並沒有上鎖，也沒有關鎖，我望着這開着的一扇鐵葉門，心跳得非常急促，只要我一伸腿，我的脚就踩到自由天地中去了，那是多麼爲我渴望着的天地啊！然而我就沒有敢這麼做，我說不敢，我怕的不是衝不出鎗和刺刀的阻攔，那沒有什麼，人在反抗中流了血，丟了性命是比起綁赴刑場，鎗斃示衆要好一千倍！我怕的倒是行爲給靈魂弄得出了醜，那一來就會兩敗俱傷！恰恰在這當口，我的思索帶來了閃光，我藉着這閃光明白一切，我至此才研究出來伊田爲什麼那樣嚴厲的問我口供又這樣放心的給我留下自由的出口，嚴厲的追問不是爲着別的，旁面那個武官要是看到我的面部失去囚犯應有的緊張，他會慌張，他慌張的是伊田搗了鬼，想救我的也就要無能爲力！但是我得相信伊田，他的翻譯一準不是以我的回答做根據，不然，我總該記得到了最後，那武官竟搖搖頭，帶着惋惜神色笑起來。那笑裏面有藏掖，藏掖的是伊田的心智。他是怎樣有把握的剛才用一張素白信箋寫給我那些字句！我對着這一扇鐵葉門垂低了頭。

伊田回來時告訴我，張致忠關進另外一個牢內，我們這一晚喝多了一點酒。

（註）：慚愧時間的距離，四年前的事情遲到今天才寫出來。然而也有它的好處，因為就在今年二月四日的一張報紙上我才讀到一篇過於讓人歡喜的作品，歐陽凡海先生在「我懷念日本」一文中寫下這樣的故事：

「……這是一個我一想起來就感覺親切的國度。可是這個國度裏有着可怕的警察。這些警察是那個國度裏的喝血鬼，他們拷打着那些順良的日本人民，在這錦繡的山河上用鞭子打出一條條的血痕。我在這國度裏夢游過，想着那些寂寞中的夢境，我也不能不想起那幽靈一般暗暗地籠罩着這夢境的深刻的苦痛和悲哀。

我曾經被警察抓住過兩次。但是我知道，撒旦是如何在一定的時候做成聖徒的。我了解那可憐的日本人民的痛苦，因此，我是那些警察眼中的撒旦。然而他們呢？那些警察呢？他們是地獄裏的惡卒。他們嗅着，追尋着反抗的聲音。可是反抗深深地在日本醞釀着。叛逆的思想潛入到地獄裏，潛入到這些惡卒們自己的隊伍裏去了。有一次我送朋友出橫濱，他的船快開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於是他匆匆走到艙裏去拿出兩本書來給我，都是史大林的著作，書名我不大記得了。他說：

『請你給我帶回去，我怕船上要檢查』。



我和他分別後，帶了這兩本書回來，在路上被水上警察檢查到了，他們帶我走進了地獄。上了三層樓，便到處都是悲慘的哭聲。於是他們審問我了。我裝作不懂日本話，是一個不能與日本人來往的傻瓜。因此他們請了一位翻譯官來，就開始審問。

他問明了我的地址，姓名，國籍，學籍等等後，便說：

「你爲什麼讀這種書？」

「我沒有讀。」我說着，翻譯官照樣給我譯一遍。

「那麼你爲什麼帶着這些書？」

「我剛才買的。」

「你買這書，那麼總是要讀的？」

「我不讀它？」

「爲什麼？那麼你爲什麼要買？」

「我想，我的書架上不放滿書是不好看的。」

「你書架上什麼書不好買？爲什麼要買這種書？你知道這是什麼書？」

「我知道。」

「那麼是什麼書？」

「是項革命的書。」

「那麼可見你是愛革命的了。」

「我們中國人是都愛的。。。」

「爲什麼？」

「因爲在我們中國，革命兩個字並不犯法。」

「你們中歐，在書架上放着這樣的書，能不犯法的麼？」

「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書架上不放幾本革命的書，那是很被人看不起的。」

我其實是懂日語的，因此我聽得懂那翻譯官在怎樣給我翻譯。他給我譯得很好，完全照原意，那時我想，這是一位直譯家，覺得很滿意。

審問者問到這裏，覺得有點迷惑了。於是他就問那翻譯官關於中國的情形，和中國留學生是否確是這樣的。這時候，關鍵握在這翻譯官手裏了。我提心吊膽聽着這位翻譯官的解釋。很僥倖的翻譯官給了他肯定的解答；並且做出輕蔑的口氣結論道：「這些留學生都是摩登

少爺，滿書架革命的書，並且開口說話也非革命的話不說。」

我聽了他的這個結論，心裏有點生氣，覺得他輕蔑了我們中國人。可是我忍下去。因為我發見了他這話對於我頗有好處，審問者鬆懈下來了。他似乎覺得滿意的在輕輕點着頭，一面翻閱着那兩本史大林的著作。忽然，他翻出了一頁用鉛筆畫過的地方，於是他像發見了什麼似的眼睛一亮，問道：

「這地方不是你畫過的麼？那麼這本書是你讀過了的。你一定讀這種書的。」

我呆了。我以爲可以平安度過了的，忽然來了這個意外的襲擊，實在叫我措手不及。於是吃吃的笑道：

「我……哦，這一本是借來的。」

「他怎麼說？」他問那翻譯官道：

「他說這一本書是舊書攤上買來的。」

我聽見了這句翻譯，不覺大駭。一時我臉紅了，覺得我自己實在够笨，沒有這種翻譯官的歪曲原意的改譯，那麼審問者不是馬上就可追問我從那位朋友家裏借來這書麼？那不是再也纏夾不清了麼？我真是驚喜交集，我猜想這位翻譯官恐是一個有心人；對這位翻譯官有說

不出的感激。後來我被釋放了，可是我並不能對這翻譯官有所表示。我的姓名我也不能知道，連他的面孔，我現在也不大記得了。可是我從此却更益相信，反抗的思想，是在惡卒們自己的隊伍也有種子的。……」話說得不假，而且那種子已經在這次戰爭中開花了。我險着歐陽凡海先生這篇文章，心下又是感動，又是歡喜，以他親身的遭遇來看我的遭遇，能叫你們不覺得這是傳奇？

## 第四章

一：我險些在一汪淚水中滅了頂！

伊田的友誼和同情儘管給我眼前彷彿開了一道門，一道由地獄走入人世的門；我可並不因此感到些許快樂，講真話，在這許多痛苦面前快樂起來不但可恥也是不可能的，就說廿二日這一天吧，天還沒有大亮，我就被鐵葉門的響聲驚醒了，揉開眼睛一看，又進來一個伴兒，身子高高的，衣着甚是襤褸，赤着腳，腳指縫里塞滿了污泥。一進門他就在我對面坐下來，像剛跑過一次百米，他呼呼的喘得厲害。老年人醒得原來比我早，他用手指敲一敲身旁一塊地面，向新來的伴兒招呼道：

「過來坐吧。」

那新來的伴兒剛欠了一次屁股，就被一聲雷似的哮咆驚住，這時我才看到欄柱空隙處有兩隻燈似的大眼睛燃着，小鬍子看守對這新來的伴兒給了格外的注意。但是也就在這一瞬間，外面響起了驟急的鐘聲，看守的黑眼珠打一個滾，慌忙的就走出去了。猜想一定有嚴重的變故，集合的哨音立刻傳來。

這新來的伴兒忽然抖動了一下，臉色變成灰白，兩隻手交叉到胸前，他倒下去了。在他口角瀉出一些血沫，他嚷出一聲：「完了！」

「怎麼啦！」我過去搖着他的肩部，心砰砰跳動如窒息中的生蠶。老年人也湊過來試他的溫度，後來我和老年人一同又去摸了摸他的胸口，他喘得異常急促，準是被什麼驚嚇了。半晌，他回復了知覺，望了我和老年人許久，才氣弱的緩緩說道：

「你們瞧，這算那一齣？拉膠皮車的不找坐兒吃什麼？我拉着個車子正在東門臉搶坐兒，猛舌丁的從身後伸來一隻手，抓住我的衣領子不肯放，回頭看，一個便衣，問他：

「『做什麼？』」

「他面紅頸粗的說：

「媽的，過來吧，帶上這個！」

「唔嚇，手銬子，我怎麼敢帶，我說：

「不是你抓錯了人？」

「他急了，他說：

「少費話，不然就不客氣了！」

「我也生了氣，就嚷起來：

「你抓人，可是你憑點什麼抓人？」

「糟！他把牙一咬，送過來一巴掌，跟着說：

「就憑這個！——你的腦袋東搖西幌，這就犯了嫌疑！」

「噯噯，你們瞧，我有多麼冤枉？把我硬綁到隊上來，打了七個死，看樣子不招也得送命，他們說我是游擊隊的眼線，我就畫下押。從總隊把我解到這兒，說是……說是……聽見外面排隊嗎？說是外面的隊伍送我回老家……」哇的一聲，他就哭起來了。——那一汪淚水也淹得死一個人哪，如若不是理智打救我，誰能但保我不會滅了頂！

「死，怕什麼？再過二十年又是一個小伙子！」車夫抹着淚水接說下去，「媽媽的，咱

死都死不安靜，家裏一老一小，是他們讓我哭的！要不是他們，我死前也得撈够本！就是劍子手，也可以先打飛了他！」他用拳頭搗着地面，猛的坐起了來，氣憤使他灰白的臉色現出淺淺的紅暈，聲音也粗了許多，「眼眼！中國人！中國人無罪也頂着七分罪，誰讓咱們不掙氣，當了亡國奴！我受的罪還小呢，在總隊，跟我同房的一個「新天津報」記者劉先生，肚子被水灌得通明透亮，可以照見人！」

「嘖嘖嘖，多狠的心哪！」老年人嚇得險些沒有將眼珠子掉出來，眼眶擴張得連眼白也突出多高！

「狠？狠的還是特務腿子呢！我在總隊碰到一個這樣的犯人：特務！我問他：『你們幹特務的也有今天嗎？』」

「他笑笑，不理我。」

「記者劉先生就對我說啦：

「『他們幹特務的，每禮拜不交出三件案子就得受處份，有許多特務到時交不足案子，就把自己的爸爸捉到隊上來的事情也多着！幹這種差事的還有人心哪！——屁眼大，早把心給漏掉了！他就是因為病，沒有出門辦案子，他們上司不相信他有病，就讓他來這兒陪我們



作伴啦。嘿，真丟他媽的人！」劉先生說完時，我氣得肚皮一鼓一蕩的，現在想起來還牙癢，這些漢奸們真不是人畜的！」我這顆心被他言語的鋒刃刺穿了，呆呆地鬆不過一口大氣，也說不出一句話。老年人越怕越問，他問車夫道：

「你打死七次，怎樣打死七次的？」

「怎樣打死七次的？嚇！那才毒！吊起打，灌辣椒水，用鋼針刺指甲縫，綁一身香火燒，用炭火燒，挨皮鞭子……我都受過了。最苦的是那次用香火燒……」

「用香火燒怎樣？」

「粗粗十根香火燒得我的脊背冒了油，你看看！」車夫一鼓勁撕去上衣，他將背扭過來，背被燒烤得裂開一道縫，腐爛的部分發散着腥臭。

老年人嚇得輾在地面上，呼呼發喘，料想他在受着幻想的欺騙，鞭影和熊鶻的火光臨近他的身邊……。

車夫看見老年人嚇成這樣子，什麼話也不敢往下說了。外面的隊伍已經不再吵吵嚷嚷，似乎排列整齊了。

一刻鐘之後，這車夫上了五花大綁，我第二次看到獄伴被綁赴刑場。痛苦，眼淚，嘆息

，我自然免不掉，但這些都是感情上的感應，反覆在我心裏的倒是我得掙扎！我要走出去！我要走出去復仇！復仇！復仇！

當大晚上，我睡得很遲，心裏想些什麼？我一點也說不出，似乎什麼也沒有想，又似乎想得很多，且無條理；也許人在痛苦到頂點時就是這樣子，不是嗎，我呆望着房頂的一塊透天的小窗戶，直到睡眠帶我到不安的夢裏去……

我在夢里回了一趟家，完全忘記自己是個犯人，母親和父親快樂的跟弟妹妹們說笑，我也在一旁答訓着。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母親領進家裏一個朋友，說是我的朋友，我仔細一看，天哪，是那個櫃檯的車夫！嚇得我全身都是冷汗；醒了半晌，但是很快的，跑回到「夢的牢獄」，一個惡夢跟一個惡夢的繼續到天明，醒來時努力思索做了一些什麼樣的惡夢，毫無所得，反正黑夜和白晝都不在我的時刻，想到亞歷山大·柏克曼在獄裏遠遊經過「夢的花園」，我真羨慕他！

## 二：轉變

從進牢之日起，我在這裏已經十八天了，只過了一次堂，以後便不再喊我出去。老年人已經開釋，空落落的牢房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罪狀已經如何判斷，當然無從知道，這也就是使我焦灼的緣故，許多天來我有時覺得很痛苦，有時又感到活下去的希望並不是沒有；因而爬起身子，就練柔軟操，企圖着出牢之後還可以做點事情。不過大部分時間我還是爲寂寞所苦，心像被放逐到沙漠，患着強烈的飢渴……。如若將腳踏進回想的門坎呢，自然不錯，至少可以解救了當前的寂寞。但是我不，這實在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辦法，比如昨天上午吧，我想起了C，想起了和C怎樣計劃過工作；回想引來了幻想，我又幻想到工作實施後的快樂了，……但一睜開眼，望望四周，我本是一個被囚禁着的犯人。馬上我被失悔的感情壓倒了，整整一天，我是生活在苦痛的痙攣裏，今天我再也不敢言麼做，我努力的抵抗着思索的騷動，唯一的盼望就是使自己麻木，麻木，麻木！無感覺對於一個犯人真是不小的幸福！當我

正設法把自己弄得昏昏沉沉時，有人敲打着欄柱叫出我的名字。

「誰？」我將頭扭過來，看到伊田站在欄柱外面。

「隊長要我告訴你，以後我們按日給你送一份報紙，噲！接着——」

一份「庸報」嗖的落在我的腳旁，我被激怒了，這顯然是小看我，像我這樣的青年也會迷感於親善的宣傳嗎？你們在我眼前做過的種種獸行是一件件的記在心裏了，我只一心想著復仇！我不懂得饒恕！黃三，老寶，趙福祥和無辜的車夫的死前慘叫就整天在我靈魂深處回響着，亡國的慘痛就整天留在我的心裏，親善？妥協？站得遠些吧！我不是容易被你們的「懷柔政策」欺騙的！我大聲說道：

「這種報紙我不想看！」

但是我沒有得到回答，原來我的話伊田並沒有聽到，他已經急急的走出去了。把報紙抓到手裏，我撕毀了它，成什麼話，神聖的方塊字竟然為魔鬼說起話來，就這樣的給我們精神的遺產上濺滿了污泥！

.....  
晚間。伊田看守我的時候，他拿出他母親的像片給我看，一位白髮的面貌慈和的老婦人

• 他說，他的母親每天都有信給他，從不會間斷過，他還說，他的母親很想到天津來看看他。  
• 我被這老婦人的慈愛感動了，當時我不知道回答了一些什麼，現在可以想起的倒是我因此而念起我的母親。十八天前她爲我受了踢打，病得一定很沉重，當然，我的被捕比沉疴更厲害的打擊了她！這簡直無可救藥，她是太可憐了！我一時感受了勝過死的痛苦，淚水包住眼睛。我明白，只要我見一見她就會使她好起來，然而我們中間有一道跳越不過的界限！

深夜裏沒有人看守我，我哭了一個通宵。轉天早晨我反倒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不料小孩子看守闖進來，從熟睡中搖醒了我，帶着我第二次走進法庭。上次問供的那個武官叫我坐在一方高凳上，先給我拍好一張照片。隨着他從抽屜內拿出一張繕寫清楚的供狀，指定一個地方讓我打下手印。「我完了！」我至才明白，上次過堂回答的一些話已經成爲罪狀，伊田的安慰不過是消滅死刑囚的畏懼，我有多麼不成！我總是想得再好！可憐的父母就要收到他兒子的遺像，收不到的該是屍體；當遺像落到他們手里，呵呵，那痛楚不是筆可以寫得出的呀！……武官對我咕嚕了一陣，伊田馬上翻譯道：

「你還有什麼要說的話嗎？」

「我沒有。」

「那你是承認不諱了？」

「我已經打下手印。」

「你知道你的罪狀是不可恕的嗎？」

「怎樣判決都好，我等待了很久了！」

「好，你現在回去？」

回到牢內，心倒平靜下來，我想一刻鐘之後就會上了五花大綁，讓死亡結束一切……。

但是伊田跟着走進牢內，他滿面笑容的對我說道：

「你的就要回家了！」

像那個車夫一樣的「回老家」嗎？我想是的，說不定我辨識錯了伊田，他來嘲笑死刑囚了。然而我儘可以忍耐些，我還記得他的許許多多事情，就是送「庸報」給我，他還聲明是隊長的意思。或者他還不太壞，也許我是變得總往壞處想。回答自然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哼了兩聲。

「不高興回家嗎？你這人！」

「你說的回家是什麼意思？」我的心跳了！

「別怕了，你父親找到廿位保人將你保出去，隊方已經認可，怕是剛才過堂嚇了你，我才來……」

「你才來告訴我，叫我放心？哈！真得謝謝你！」我忽然興奮起來，急忙問他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也快，三五天，好啦，你走我也要走啦，本隊部歸森田部隊，我的先開路開路！」說罷，他大釋的海笑一陣，然後從懷里掏出一張字條，交到我手里，見是橫濱××街×號的一個地址，我明白了，借過他的筆來，也寫一張交給他。他興高采烈的說：「將來通信吧，你的大大的好人！大大的好人！」

立刻我認識了沙土，不全盤揚棄，珍惜裏面的黃金！你的光輝耀花了我的雙目呢，如基督徒在懷裏放一個金十字，你有一本克魯泡特金，信仰吩咐你進窄門，你倒有膽量嚷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你在魔鬼羣中生活了幾年哪？不問這個了，我回說：

「你也是一個大大的好人！」

我們笑着握了手，互道了一聲「再見！」——從此我再見不到他了，這裏的隊伍似乎是全部和森田部隊合併，當晚，一個中國白役送飯給我時，偷偷的對我說道：「這裏的部隊辦

理結束了。」

「真的嗎？什麼時候結束？」我問他。

這個百役用偷兒似的眼光掃了一下四周，沒有回答我的話，他從懷裏掏出一封信，連忙說：「這是你父親給你的，看完後吃掉，你有信的話，我給你轉！」

「謝謝你，貴姓哪？」

「我叫劉虎，過去在你父親手下做過勤務兵，有事你儘管叫我辦，我們是自己人，用不着客氣，從今天起，牢內沒有看守了，你父親交我廿塊錢，等會我給你買些點心來。好啦，我走啦，凡事是小心一些好！」

「再見。」我用感謝的眼光將他送了出去。然後急忙拆開父親的信，信上沒有說到他自己的健康，也沒有講到母親的病狀，只於是告訴我：「你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出牢之日已經不遠了，劉虎是自己人，會處處照顧你，家中老幼都一心盼望着和你團聚。」此外，他在信尾上給我祝福，我真喜歡得不得了！不過他不該將信寫得這麼短，沒有講到自己母親弟弟妹妹，這實在是美中不足！但一想到一句責備或是訴苦的話也不跟他的兒子說，這慈愛的光燄真是勝過了太陽！



然而我又有些不大相信會被釋放，一個思想犯照例要比旁的犯人結局悽慘才更合乎情理。偏偏父親的信就放在手裏，他說得又和伊田說得一樣有把握，似乎我應該放心的等待，只盼望時間跑得快一點。是哪，如今北國之春又來了，春天裏，陽光下，也許我還可以和親人朋友們自由自在的暢懷呢，就耐心的等三天五天吧！

我記得清清楚楚，當初我跟許多朋友說過，假如可以不死，倒想嘗嘗鐵窗風味，看一看失去自由的人們怎樣應付生活！想不到這話竟然應了驗，思之不禁暗笑，對這一次入獄倒覺得有些滿意的！怎麼不是呢，這一次經歷對一個只能搖搖筆桿的人實在是一場豐收，他得到的的是這麼多！如果想把日軍在佔領區的種種暴行作一次記載，恐怕沒有比牢獄更能反映得真切而又真切的了。假使真有上帝，我必祈求，保佑我出去吧，出去吧，我把我的經歷帶給我的兄弟們，他們多一些憤怒，就是多一份力量，再沒有比憤怒更能化做力量了，我是這樣相信，你也這樣相信吧！

——憤怒之後反而來了懦怯的是得到災禍了！

因此，我計劃着寫一部「獄中記」。

我想我這部「獄中記」最好叫做「種子」，因為我看見黃三，老寶，趙福祥 and 車夫的血水怎樣潑進我的心田，灌溉了仇恨，我更看見思想的種子怎樣洒入伊田的心田，已經生根，已經開花……我還決定將這部書獻給這位正直的日本人——伊田先生。

當然我不相信我的被釋全是由於伊田的幫助，敵人的「懷柔政策」比什麼都更明顯，我敬重伊田，不是出於感恩，正如同我愛着全人類，却並不一定要到他們的回報。

從這一天起，我在心裏開始思索着腹稿……

第二天，從早到晚我是在思索着，人在思索中容易混過時間，這樣倒是非常好。

思索着，思索着，忽然思索拐到另一條路上來，不是在思索「獄中記」，而是想着給家裏寫一封信去，信容易寫，卻沒有紙，也沒有筆，在森森的夜半，我反倒苦惱起來了。一直到天明，我才得到機智的打救，挺不壞的一個方法呢，我記起來隊方每天送來的「庸報」，我立刻在報紙上尋找着每一個要用的字句，尋到了，就撕下來，然後等候午餐送來的飯糰，飯糰到手了，就將米粒做漿糊用，將撕下來的一字一句拚湊到一起，貼在一方報紙空白處，於是，我完成了一封短函，歡喜了，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我讀了又讀，等到百役劉虎來

時，我交給他爲我帶到父親的手裏，他欣然的答應下來。那信寫的是：

「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們，我還好，只是想念你們却見不到你們，開釋既然有了希望，讓我們好好等待那一天吧！母親的病狀請告訴我，掛念得很！好了，請接受我的祝福。」

### 三：一分鐘內我活過了一千年！

沙漠中沒有花朵，我的日子裏沒有歡欣……

怎樣寂寞的等待呵！日子是連步跚跚的過去了五天，我的心幾乎就爲這三寸的連步蹣成爛泥，時間變成一種折磨人的東西！

說是等三天五天吧，五天了，並沒有一點開釋的消息，父親爲了謹慎，不再寫信給我，讓劉虎帶來一個口信，他說母親的病治好了。我怎麼能够相信！一百隻蠟子螫疼了我的心！

在等待中我數着分，數着秒，人都說囚者的壽命不死也會縮短，講這話的人絕想不到一

分鐘內我活過了一千年！

每天都是靜悄悄的，牢內已經沒有人看守我，如若不是劉虎每天送兩餐飯來可以談幾句話，我就會整天聽不到活人的聲音！

我有時想哭，想笑，想喊，然而我還是抑制住了自己，抑制，這正是最真實的痛苦！

寂寞。我認識你了，你和死亡生得是同樣的面目，死亡可只讓人死去一次，你却讓人死無數次，——一種容許人喘息的死亡呵！

嚇！我竟然拚不過你！

.....

我思索着怎樣抵抗寂寞的威脅，終於記起了一篇時常背誦給朋友們聽的演說辭，是一九二一年年底的事情，在印度一個叫做孟加拉的地方，出現了一位擁護志願隊反抗威爾斯親王的英雄D·達斯，他以無畏的精神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文告：「我覺得腕上帶着手銬，身上繫着鐵索，這是束縛的痛苦。整個印度在廣大牢獄裏了，……我是否被捕，有什麼關係呢？我的生死有什麼關係呢？」是啦，天津已經是一個廣大的牢獄，我不能不耐耐一些，設若寂寞蠶食了力量，我不是既便走出這座小的牢籠可無力去粉碎那麼大的牢籠嗎！

跳起身來，我打了一通行轟拳，又做了一次八段錦，……企圖從肉體的運動中讓我  
逃過時間帶來的寂寞，寂寞帶來的磨難。

#### 四：一位愛哭的獄伴

希望碰死在現實的牆上，又過去三天，三天頭上在牢房內又進來一位獄伴。顯然的，這  
部隊並沒有辦理結束，捕人殺人的工作半點不會放鬆。

這位獄伴已經四五十歲了，穿着一身灰華達呢西裝，戴一付金絲邊眼鏡，謝了頂，肥胖  
滾圓的面上閃着油光，猜想是一位因為太闊氣才犯罪的人。

「請問，你貴姓哪？」他很有禮貌的問我道。

回答他我叫張煌，也問他一句：「您呢？」

「也姓張，張堯階。唉，您瞧，我也許出不去了，隊方沒收了我的房產不說，現在硬咬  
我跟游擊隊有拉手！」

我站在一旁看得清楚，他的罪名算不得什麼的，我本想勸他不要過於悲觀，只需要準備一些錢。但是他哭起來了，他怕得就像一個臨刑的囚犯。反正我的勸慰於他沒有用，人在悲傷時就儘他哭個够吧。

不管出不出得去，合上眼睛，我構思「獄中記」的腹稿。後來腦力疲弱下來，我一覺睡到夜深。睜開眼，我看到他雙手蒙住眼睛，哭得比剛才厲害，奇怪了，莫非他真是被宣判了死刑？

「別哭啦，張先生，究竟你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聽吧，剛才您醒覺時，我又過了一次堂，隊長迫着我交出七分之四的財產來，住宅也限制地區，並且說嘍，出牢後每天得到隊上來簽到，怕我跑了！」

有誰聽說過束縛成爲恢復自由的條件呢？這裏有了！讓他這麼一說，我倒吃了一嚇，既便父親可以將我保出去，似乎等在面前的自由不比永生的監禁差多少了，或者，還跟不上一個死亡嗎？我不敢想下去……！

我呆望着他，說不出話來，因爲嗚咽上了喉頭，我可不想哭。

「張先生，您因爲什麼呢？」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也不知道他不想聽這麼多，幾天來的寂寞使我找一個機會，如今有個活人在我對面聽，我就口若懸河的說了起來，直到口乾舌焦，我才乾咳了幾聲，住了口。這時，夜影已經褪去，扭頭一望這位獄伴，他已經躺倒在地面上，打着響鼾睡着了。

天哪，我變得真叫蠢！

### 五：我託了「懷柔政策」的福

「嘿！張堯階！出來！」

一個面生的憲兵將他喚出去了，直到午飯時，他沒有回來，送午飯來的劉虎對我說：「他已經開釋了。」

拿過今天送來的「庸報」，知道已經是三月十一日。

誰知道我還要等待多久呢？又有誰知道等在前面的那個自由是不是十全的解救呢？我對於張堯階的被釋沒有羨慕，帶着枷鎖出去反不如痛痛快快死掉好！

寂寞只有增加，可又對於將來的自由失去信心，徘徊於生死之間，生命於我變成一種累  
疣！

淚水是情不自禁的流淌了，誰笑我愛哭也吧，愛哭的人就是弱者嗎？我不信，當我要哭的時候不哭出來，反倒痛苦，敢哭敢笑也需要點勇氣呢，我抱住頭，哭了許多時候。哭够了，擦去眼淚，從欄柱間向外望，外面天氣晴朗，猜想陽光染金了每條街，每條巷，樹木也綠了，能自由自在的人們多麼幸福！春天，陽光，都是他們的！

可是正當我羨慕着外面那個世界時，齊翻譯官出現在欄柱外面。他滿面笑容的對我說：  
「張先生，收拾好你的東西，你回家了！」

這點被囚禁着的心馬上卜通卜通的跳起來，當鐵葉門打開時，我彷彿還看到開了兩扇快樂的門，人變得比羽毛輕，飄飄搖搖的飛到了牢房外面，齊翻譯官一面走，一面還跟我咕嚕些什麼，我不回答，也聽不清楚，眼只望望東，望望西，我溫習着對於眼前這個世界的記憶……。哈啦，一走進法庭，我第一眼看到瘦了的父親，又看到二十位保人分列兩旁，都是熟識的親友。他們的眼光里有哀慟也有歡喜，父親的眼角掛下了淚。但是他們沒有敢和我招呼，我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齊翻譯官叫我站在房中央，他走到一條公案右面，公案的



正中站立着隊長。隊長開口了，咕嚕了許久，齊翻譯官翻譯道：

「隊長說呀，他憐憫你年紀小，沒結婚，你母親又病得厲害，所以，就放你回家啦。隊長是以武士道精神寬恕你的，本來，一個思想犯得判終十年徒刑。既然你父親約到廿位連環保人，隊長也就放心了，隊長只希望你好好做人，你父母年紀也老了，還是早早娶個媳婦，服侍他們。聽着！你出去後只要安分守己，憲兵隊不但不干涉你，保護你的還是憲兵隊呢！可是你如果再犯了罪，看見嗎？你竟將這廿位保你的人也害了。好啦，你現在有什麼要說嗎？」

但是等不及我動一動眼皮，隊長就又讓齊翻譯官翻譯道：

「隊長他說，不願意聽你口是心非的懺悔，回去吧！」轉臉對着我的父親道：「兒子交還你了。」

「張煌，跪下謝恩呀！」一位保人小聲的催促我。

在我耳邊聽到一聲退堂！我便和着父親和保人們走出到隊門外面，父親挽着我的手問道：

「爲什麼你不跪？」

我喘喘的說：

「您是寫過政治論文的人，爲什麼不明白這是『懷柔政策』？」

那位催促我下跪的保人有些失望，他說：

「這小東西反倒更硬朗起來，一點沒有變！」

.....



獄中記

(每冊實價 元)

編著者 張 煌

發行人 賀 尙 華

發行所 新新出版社

經售者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三一九弄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滬版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 8
• 9

00.